

够了!他说。

够了什么?你问。

他说够了，结束掉!

说谁呢?谁结束掉谁?

他呀，你这笔下的人物，把他了结了。

你说你不是作者。

那么，作者是谁?

这还不清楚，他自己呀!你不过是他的意识。

那你怎么办?他完了，你岂不也跟着就完?

你说你可以成为读者，恰如观众看戏，书中那他同你没多大关系。

他说你倒真会超脱!

可不是，你本不负有责任，对他也不承提义务和道义之类的负担，还就是个闲人，有些余裕，凑巧有机会关注一番这么个人物，也够了，累啦，要结束就结束他好了，可好歹是个人物，总得有个结局，不可以说了结就处理掉，像堆垃圾。

人还就是垃圾，或早或晚都得清理了，要不人满为患，这世界早臭了。

所以才斗争，竞争，战争，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立论?

别推理!都令人头疼。

你很悲观。

悲观不悲观，这世界也还是这样，不是你能决定的，你又不是上帝，谁也主宰不了。哪怕是小说中的这么个人物的结局，是得一场急病，心肌梗死，还是掐死，捅刀子，暗枪还是车祸?也还了决于作者，由不得你。总归，看样子他不肯自杀，可你也实在够了，你不过是他语言的游戏，他要结束了，你才能自行解脱。

而他说，他也是游戏这世界，只因为耐不住寂寞，你与他彼此也形同路人，你既不是他的同志，也不是他的法官，又不是他终极的良心，那良心还不知为何物，只不过由你对他加以一番关照，你同他这时间和环境的错位造成了距离，你占了时间和地点的便易，便有了距离，也即自由，可以从容观省他，而他作为个自在之物，其实那烦恼也是自我。

那么，得，你别他而去，或者说他也得同你分手，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?

佛家说涅槃，道家说羽化，而他说由他去吧。

谁也超度不了谁，可不就由他去了。

这当口，他站住了，回头看看你，就此分道扬镳。他说他的问题就在于生得太早了，才给你惹来这许多烦恼。要是晚生一个世纪，比如这行将到来的新世纪，没准就没这些问题了。

可下一个世纪的事谁也无法先知，那世纪果然新吗？又何从知道？